



蘭 瑾 著

索朗爷爷

SUOLANG YEYE



索朗谷谷

蘭 瑾 著

赵宗藻木刻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索朗谷谷

蘭 瑾 著

赵宗藻木刻 馬如瑾装帧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上海延安西路1533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14号

上海洪兴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统一书号: R10024·2903 书号: 文0169 (高) 开本 787×1092毫米 1/28 印张 3 1/14 字数 44,000

1963年5月第1版

1965年4月第4次印刷

印数 85,001--120,000

定价 (6) 0.24元

202

目 录

国旗	1
索朗爷爷	15
回声	31
布谷鳥在叫	47
丰收	67

国 旗

1959年3月19日。深夜。

天边的上弦月，突然被几片乌云遮住，拉萨河谷顿时阴暗下来。拉萨西郊，陡然响起“砰砰啪啪”的枪声和“咚咚”的炮声。叛匪向中央驻藏机关和解放军驻拉萨部队发动了全面的武装进攻。

枪炮声从城西向城东蔓延过来。子弹在天空、街头、小巷嘶嘶乱飞。“当郎”一声，少先队员仁增家的玻璃窗被打碎了一块。

枪声刚响，奶奶就叫醒仁增，把他搂在怀里。奶奶的身子在微微打颤，嘴里不断叨念着：“菩萨呀，你可要保佑金珠玛①啊！”

仁增已经十三岁了。他留着学生头，平时爱穿件漂白石衬衫，外面罩件紫红色的藏装长袍，经常只穿左边那只衣袖，晾出右膀。有时，干脆把两只衣袖往腰上一缠。背着书包走

① 藏语：金珠玛即解放军；金珠玛米即解放军战士。

过大街时，誰见了都称赞：“这孩子漂亮，有精神！”

誰說不是呢！仁增长得挺英俊：团方的脸儿，黑里透紅。一对又大又亮的眼睛，两道漆黑的眉毛。走起路来，挺着胸脯，微昂着头；左臂上的小队长臂章一闪一闪。真沒說的！可是，有的貴族少爷、小姐，却故意怪声怪气地对着仁增叫：“卖——盐和碱啊——！”起初，仁增还和他們吵，后来他想：“奶奶以前背着筐子卖盐卖碱，是劳动人民。没什么见不得人的。不象你們家剝削別人、压迫別人。”于是，他不再理睬那些少爷、小姐的譏諷，更加用功讀起书来。

枪声越来越近。仁增猛地从奶奶怀里掙起来，嚷道：“奶奶，你別叨念啦！沒有你的菩薩保佑，金珠瑪也能打胜的……”正好这时，“当郎——嘩啦”，窗上的玻璃打碎了。奶奶和仁增吓了一跳。

“罪过呀，仁增，不能不要菩薩保佑啊。你看！”奶奶的声音有点打顫。她刚說罢，又一发子弹飞了进来，“啪”一声响，什么东西“叮哩当郎”撒了一地。一听是玻璃碴子的声音，仁增差点笑出声来。他知道，准是奶奶供佛象的鏡框被打碎了。

“算啦，奶奶，你的佛爷連自己还保不住哩！叛匪正乱打枪，咱們快到隔壁房間里去吧！”仁增說着，摸黑穿上靴子，从枕头下摸出什么掖进怀里，把奶奶搀到阿爸阿媽的房間里去。

阿爸和阿媽前些天就搬到工地上去了。奶奶不肯去。她

舍不得这个共产党、解放军来了才兴旺起来的家。她不愿走，还要留下仁增作伴。仁增不干，阿媽好容易才說服了他。

摸进阿爸阿媽的房間，仁增放心多了。这时他才想起，隔壁那个麻子叛匪队长，傍晚时領着一伙爪牙，背枪提刀，耀武扬威地朝药王山①走去，现在还没回来。“狗东西，原来是这么回事！”仁增在心里罵道。

奶奶坐着，口里不住地念：“唵嘛呢叭咪吽”②。仁增却在想：“金珠瑪該开枪打叛匪了吧！”但他尖着耳朵听了又听，枪炮声还是和开始时一样，都是从叛匪的巢穴里打过来的。那枪炮声稀一陣，紧一陣，間或还夹杂有手榴弹的爆炸声。

天漸漸亮了。

院子朝南的大門紧閉着。院子里，除了房东家和仁增家开着門，其他几家的門都关得死死的。仁增家的大挂钟传出清晰而有节奏的响声，“滴嗒滴嗒”地在院子里回响着。

这院子不太大，人家可不少。东厢房是一家卖烧餅的和一家卖牛肉的，西厢房是仁增家和一家木匠。宽敞的正房里是房东——就是那麻子叛匪队长家。如果算人，也不少！卖烧餅那家是两夫妇，和一个十一岁的女孩卓瑪，还有个才两岁

① 在布达拉寺的西南，是拉薩城的制高点。

② 佛教六字真經。不識字者念經时反复念它。

的男孩。卖牛肉那家，是阿爸泽仁和他七岁的儿子旺堆。木匠家两夫妇，前些天搬到工地上去了。麻子家，除了麻子和两个佣人，还有他那胖嘟嘟、敷着一脸白粉、抹着两片血红嘴唇、眉毛画得象吊死鬼样的老婆。通街的人都恨死了这胖婆娘，谁也不愿提她的名字，只管她叫“母老虎”。麻子原来是藏军十代本①——也可能是七代本的一个甲本②。昌都战役时被解放军俘虏过，后来又发给他大洋、马匹，把他释放了。这小子跑回拉萨后，却恩将仇报：成天没日和“母老虎”一起说共产党、解放军的坏话；跟着上层反动集团搞武器、弹药，图谋叛乱。所以，这院子里虽然大大小小十六口人，但大家只承认有十四口或十五口人。他们说：“麻子那两口子，合拢来还算不得一个人。”

天大亮了。

东边院子的房顶上，不知是谁在焦虑地说：“金珠玛怎么还不还击呢？”

阿爸泽仁贴着窗口大声对那人说：“老兄，先动手的不一定是赢家。你放心吧，‘会打不在忙还手’嘛！”他的嗓门真大，震得院子里嗡嗡响。

① 代本相当于团。

② 甲本相当于连长。

“啊哟哟！‘那瑪金’^①，你小声点，别太高兴罗！你的金珠瑪吓得連枪都不敢还哩！”“母老虎”不知几时倚着門框，挑开半边門帘站在那里。一只高跟鞋在門檻上高高翘着，脚尖不停地搖晃。左手的小指翘起，拇指和食指捏着支外国香烟。手腕上露出只金灿灿的手表。

阿爸泽仁嘿嘿一笑，不忙不紧地说：“江母古修^②，你别笑得早了。等我这‘那瑪金’笑起来，你就该哭罗。”

“母老虎”一听，皱皱眉头，张张两片血紅的薄嘴唇，想说更尖锐刻毒的话。

“噗噗噗”，一串子弹打在房頂上，又“嗞嗞嗞”地尖叫着，向天空跳飞开去。“母老虎”惊叫着一撒門帘退回了屋里，連香烟都吓掉了。

仁增伏在窗口边看到了，不禁罵道：“这‘母老虎’，真坏透了！”

“还不快洗脸。大人拌嘴，与你啥相干！”奶奶教訓仁增說。

“大人，大人也有好有坏嘛！”

“你再說——”奶奶生气了。

① 屠夫之意。

② 旧西藏有官品者的老婆称“江母古修”。“母老虎”沒有資格，这里是挖苦她。

仁增沒吭气，洗完脸，从怀里掏出折得平平整整的紅領巾，仍象平时一样，对着阿媽描有大紅花的圓鏡，系了起来。奶奶在旁边唠叨說：“等打完仗再系吧。”仁增沒有馬上理奶奶，他把紅領巾弄端正，才回过头來說：“奶奶，我是少先隊員，为什么要等打完仗才系呢？”

奶奶沒法回答。她摸摸花白的双鬢，忧虑地說：“唉，不是不准你系，我是怕那‘母老虎’看見，又乱罵。你还小，何必惹她呢。等她再凶几天，不就过去了么！”奶奶想起：平时，“母老虎”一见仁增系紅領巾，就乱罵。那天，“母老虎”在街上，硬逼着几个妇女去“游”什么“行”。仁增說了声：“別去！……”“母老虎”就凶神恶煞地破口大罵：“你个小共产，看老娘不收拾你！……”罵着，掂起棍子要打仁增。仁增不示弱，“刷”地把小刀拔了出来。要不是邻居們拉开，真不知会怎样了呢！……想着，奶奶后悔为什么舍不得离开这个家，更后悔不該留住孙子。

拉薩城里，枪声一陣稀，一陣紧。早晨的风吹得房頂上的风幡[fān]嘩嘩响。太阳照着仁增家的东窗，把房里貼的那张《开国大典》照得发光。仁增靠着門边，望着西墙，哼起“五星紅旗迎风飘扬”来。

“不怕死么？过来！”奶奶生气地把仁增往門里拉。仁增沒頂嘴，乖乖地坐到垫子上，口里不哼了，却吹起口哨来。吹着

吹着，不知想起什么，他一骨碌站起来，在箱子、柜子和抽屉里乱翻。翻着，他又吹起了“准备好了么？——时刻准备着！我們都是共产儿童团。……”

“你找什么哟？弄得乱翻翻的！”奶奶又生气了。仁增不吭气，只顾找自己的。奶奶困惑不解地看着孙子在想：“这孩子平素挺老实的，为什么这些天变了呢？”奶奶没法理解孙子的心情。

“沒事干，你就讀讀書嘛。別乱翻啦！”奶奶說。

“奶奶，你……”一听奶奶的話，仁增急得眼發紅、泪花眼眶里直轉。他咬咬嘴唇，跺着腳說：“外边在打仗，我……我不想讀書！你……”說着，他又低下头只管乱翻。

到处都找不到，仁增急得把两只衣袖往腰上一纏，重新翻箱倒柜寻找，直累得滿头大汗。当他抬头擦汗时，发现了他所要寻找的东西。于是，他連蹦帶跳地上了小桌，口里嚷道：“我說国旗到哪儿去了呢！”一边拔掉图釘，取下釘在毛主席象上面的国旗。把国旗往肩上一搭，跳下桌子，仁增象一股急风，撩开門帘，跑过阶沿，向房东家的走廊跑去。他想爬上楼梯，到房頂上去。

奶奶站在門口不住地叫：“仁增，仁增哪！你要干啥？”

“別管我，奶奶！”

“咚——咚——”城西药王山上传来断續的大炮发射声。



“叛匪用炮打工委和軍区啦！金珠瑪怎么还不还击呀？”东边房頂上的那个人，非常焦急地說。

“母老虎”从窗戶里看到仁增不仅系着紅領巾，肩上还搭着鮮紅的国旗，感到十分恼火。正恨得咬牙切齿，又听见药王山上响起炮声，“母老虎”的脑袋里顿时飘起了五光十彩的肥皂泡。她急忙找了根大棍子，边掀門帘，边尖着嗓子咒罵：“小

共产羔子，你給老娘反了！”罵着，从屋里窜了出来。

仁增毫不理睬，正往楼梯上爬。“母老虎”扭着她那又肥又圓的身子，也不顾高跟鞋拐脚，往楼梯那里直奔过去。看见仁增已爬到楼梯半腰，“母老虎”高高扬起棍子，狠死地朝仁增的腿上打去。

“哎哟！”仁增惊叫一声，倒伏在楼梯上，立时感到右脚跟火烧火辣般疼痛。“母老虎”丢了棍子，上了两級，一把抓住仁

增肩上搭的国旗，拚命地夺。仁增死死拉住不放。一个要夺，一个不放，两人相持不下。仁增又急又气，左脚使劲一蹬，往上一挣，那絲制的国旗似乎被绷得发出声音来。仁增一想：“不好，这会把国旗绷坏。”又轻轻松松了一点。誰知反而被“母老虎”拉得更紧了。左使劲，右使劲，始終无法摆脱“母老虎”的糾纏，仁增不禁怒火冲天，回头对“母老虎”吼道：“你撒不撒手？”

“你給老娘下来！”“母老虎”破声破气地叫着，把国旗拉得更紧。

仁增家的大挂钟，“当当当当”，急促地敲了十下。北京时间正十点到了。

“轰隆隆隆”，拉薩河南岸响起了炮声。东边房頂上的那个人大声欢呼起来：“金珠瑪开炮啦！金珠瑪开炮啦！”

一陣比一陣响的炮声，震耳欲聋。它象充滿革命激情的音乐家，在交响乐里奏出不可压抑的激情咆哮。它象滋长万物的春雨降临前的雷鳴。只听见人們在欢呼、高叫：

“打得好！”

“打得好！”

“早就該打罗！”

人民期待已久的反击开始了。

听见这震天撼地的炮声、人們的欢呼声，仁增忘了脚跟上

火烧火辣般的疼痛。他右脚蹬紧楼梯，缩起左脚，猛一踢，正踢在“母老虎”额头上。只见“母老虎”身子一晃，手一松，一屁股摔倒在地上。趁着这个机会，仁增上了房顶。他弯着腰，右手扶着房顶上的矮墙，一扶一跳，跳到了西南角，猛地拔下风幡竿子。“嘶”一声，扯掉风幡，连忙蹲下把国旗穿上。当他扶着矮墙站起来把国旗插好，再蹲下时，叛匪的子弹擦着墙顶，在他的头上“噗噗啞啞”乱飞。叛匪的子弹象被戳烂了窝的马蜂，疯狂地向国旗螫〔zhē〕来。那丝制的国旗，却巍然挺立在春天早晨的阳光下，嘩啦啦地迎风招展。

“母老虎”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。她不相信这炮声是人民军队反击的开始。在她的脑袋里只有那受外国反动派支持的卖国集团。她认为解放军即便是开了炮，还了枪，也不可能取得胜利。于是，她又发疯似地狂叫起来：“小共产羔子，你给老娘取下来！”

“不取，你要怎么着！”仁增愤怒地回答。

“你敢不取，老娘上来要你小命！”“母老虎”叫骂着，开始爬楼梯了。

仁增一见，忙用眼睛在房顶上一扫。当他看到一块盖烟囱的石板时，忙把它搬过来，往楼梯口上一蹲。“母老虎”正上第二级楼梯，仁增举起石板，圆睁两眼，厉声吼道：“你上，我砸〔zá〕死你！”



“母老虎”知道，仁增虽小，可是个說干就干的硬汉。刚才挨了那一脚，痛还没消。她打了个寒噤，倒退了一步。但嘴里却硬撑着，結結巴巴地說：“你，你敢！”

炮声正紧，硝烟漫天。玻璃窗在顫抖。

阿爸泽仁貼着窗口大声說：“老板娘，別那么凶。旗子又沒插在你头上！”这声音和炮声一样，震动着院子。

“母老虎”这时不敢和阿爸泽仁頂撞，她琢磨了一下，干脆下了楼梯，气势汹汹地冲着仁增家的門，对奶奶又叫又嚷：“这是我的房子，不准插共产党的旗子！叫你家那小共产給我拔下来！要不，我跟你这老不死的拚了！”

老奶奶从来不敢得罪“母老虎”。她知道这胖婆娘坏，可总觉得那是“官太太”，惹不得；又怕仁增在房頂上被打着。忙顫巍巍地叫道：“仁增哪，乖孩子，你就取下来吧！”

“別理她，老奶奶！”小卓瑪靠着窗口，用她那尖溜溜的声音对老奶奶說道，又掉头責問“母老虎”：“我們中国的国旗，为什么插不得？你是外国人呀？”

小旺堆提提褲子，聳聳肩，仰起头，刚够着窗口。他翘起大拇指，用敬佩的口气对仁增大声称贊道：“阿哥仁增哪，你真英雄！”

小卓瑪的阿媽——这位平素最老好的人也发了言。她慢条斯理地說：“老板娘，你別欺軟怕硬的罗唆人啦。有本事，你

自己去取嘛！”

“母老虎”万万沒有料到，这些从来沒被她放在眼里的“穷光蛋”会这样厉害。在这四面八方的斥責、挖苦声中，她感到平日的利嘴鈍了。威风，象泥菩薩泡在河里，垮了。她硬撑着架子，声音在喉嚨里打顫顫：“我，我就是要上去，拔，拔下来。”口里說着，脸上一陣青，一陣黃，腮帮上的肥肉直哆嗦，心里撲突撲突直跳。“母老虎”硬着头皮，两眼紧盯着仁增手里的石板，提起右脚，战战兢兢地向第一級楼梯踏去。

东边房頂上的那个人可能是看到了国旗吧！他高声叫道：“啊呀，好漂亮的国旗！插得好！”

仁增回头看一眼那迎风招展的五星紅旗，再看看自己的紅領巾，他記起了老师的话：“紅領巾是紅旗的一角，它是烈士們的鮮血染紅的。”絕不能让“母老虎”拔掉国旗。就是破着命不要，也不能让她拔掉！对准“母老虎”的头頂，仁增高高扬起了石板。

拉薩河南岸的炮声緩和了下来。这时，拉薩城头响起了压倒一切声响的雄壮的軍乐声：“起来，不愿作奴隶的人們！……”随着这庄严、雄伟而激昂的国歌声，枪声象汹涌的海潮向叛匪的陣地卷去。

“噹啵——，药王山插上紅旗罗！”东边房頂上的人大声欢呼。这消息象长了翅膀，人們在相互传告着。无数的声音在